



“谁啊?半夜三更还来短信。”母亲说。

“可能是编辑收到了邮件。”初平阳不抬头地噤。

快喝完了,手机又响了,刘欢在唱《我和你》。初平阳慌了神,最后一口差点把自己呛着。

“这谁啊!”母亲说,“儿子,接电话。我再给你盛一碗。”

初平阳说:“妈,别盛,喝不动了。我上去了啊。”捂着口袋就往楼上跑,楼梯的响动惊醒了睡在楼梯口的阿尔巴尼亚。小东西一个激灵跳起来,跟着也往楼上跑,看见上楼的那双脚是初平阳的,才哼唧着慢慢走下来,还没走到窝边眼睛已经闭上了一半,钻进窝里呼噜声就响起来。到二楼初平阳掏出手机,又一次失望地放松,易长安的电话。

“我就想你还没睡,干脆打电话。”易长安用花街上的方言在电话那头说,“帮我找个北大的博士

毕业证样本,有笔小生意。”

“啥时候要?”

“看你方便。找到了给我个信儿,我去请你吃饭。”易长安的声音背景嘈杂,听着像在北京的马路路上。

“我在花街,回去再说。”

有女声在叫易长安。汽车的喇叭嘀嘀地响。“没问题。我有点儿事,”易长安说,“抽空再打给你。”就挂了。

初平阳打开那条短信,果然是易长安的,他说:兄弟,睡了没?

易长安是他发小,一条街上光屁股长大的,办假证。在这个非法和危险的行当里,这家伙半路出家,但他头脑好使,应该说相当好使,简直就是搞“山寨”的天才。只要给他一个母本,不管多复杂的东西他都能给你弄出个像模像样的山寨货。他去北京比初平阳晚几个月。他到北京的当天晚上,寒风浩荡,初平阳和舒袖招呼来同在北京的杨杰,一起给他接风。酒至半酣,他还不知道自己来北京该干什么。

舒袖说:“跟我们一起攒书卖吧。”

易长安说:“我再想想。”

杨杰说:“不怕苦,跟我去卖水晶挂件?”

易长安说:“我再想想。”

初平阳说:“慢慢想,只要别想着进中南海就行。”

易长安说:“那是我唯一不想过的日子。有时候我觉得,让我造个航空母舰没准我都能造出来。”

杨杰说:“神舟五号上天了,正在造神六,要不你试试?”

易长安说:“你还别刺激我。只要你让我把神五摸熟了,我保证给你整出个神六。”

三个人都笑他胆大。易长安

说,胆大的人膀胱都小,喝了一肚子啤酒,我得先去个厕所。一刻钟过去,他还没回,初平阳想,就算半条昆玉河也尿完了,这家伙怎么还不回来。他们在北大西门外的一家小馆子“西门鸡翅”吃饭,往西再往西就是昆玉河,这河一直流到颐和园。初平阳出了馆子,到北边的公共厕所看了,没人。门外的大风是黑的,像扯起来的一匹黑布,很多人都说,北京的大风会让陌生人失掉方向。初平阳正疑惑,看见易长安低着头从南边顶着风往这边走,走几步停下来,拿出笔在手掌心写点东西,然后继续往前走。

“算账啊,你?”初平阳说。

“平阳,我知道该干啥了,”易长安拍着初平阳的肩膀,“走,屋里说。”

他向大家报告了最新决定:做一个伪证制造者。撒尿的时候,借着昏暗的灯光他看见厕所墙上涂满了小广告:治疗狐臭、阳痿和性病的,寻人启事的,同性交友的,重金招聘公关小姐和公关先生的,祖传治疗癌症、白血病包治包好的,低价代考英语四六级和代写毕业论文的,诚聘敷衍父母的假男友、假女友的,最多的是办假证和提供假发票的。广告上写:代办各种证件,包括护照,有意者请拨电话:12345678。易长安觉得脑门一亮,一下子看见了开阔的未来和美好的北京生活。他把办假证的电话抄在手心上,往外走的时候发现地上也写了一些办假证的电话号码,他就跟着这些号码走,边走边抄,一直抄到了硅谷电脑城门口。再往前就是海淀桥了,才想起来饭没吃完,掉过头往回走,把漏掉的电话全给补上了。他把左胳膊的衬衫袖子捋上去,

不仅手心里是电话号码,半条胳膊上全是一串串数字。他拍着那堆电话号码说:

“只要我跟他们聊了超过十句话,我肯定能把活儿做得比他们好。”

事实正是如此,两年之后,北京的这一行当里,没几个人不知道从运河边来了一个家伙,叫易长安。他做大了。

初平阳刚把电话放下,手机又响了。他觉得蛐蛐的叫声来自他的心脏,惊心动魄的。竟然还是易长安的:替我看看我妈。我爸顺便也看一下吧。

初平阳先打出了一个无奈的表情,然后回:放心。已和我妈说好,明天下午去。

现在北京时间已过午夜,好,可以关机了。蛐蛐又叫。这个易长安,烦不烦啊。初平阳随手打开短信:待多久?不像易长安说的。初平阳确信蛐蛐已经钻进他的心脏里,正在上蹿下跳,手机显示短信从“袖袖”那里来。

初平阳:五天,也可能一周。

袖袖:嗯。

袖袖:家里好吗?

初平阳:挺好。你呢?

袖袖:挺好。

初平阳:嗯。

这二十来个字花掉两人近十分钟。他们不知道该说什么,也可能是要说的太多,反倒说不出来了。初平阳“嗯”后五分钟,舒袖才回复:

什么时候能见耳朵?

初平阳一下子觉得自己乱了,说不清是怨恨还是渴望。对他来说,渴望从未断过,也就无所谓渴望,而怨恨似乎也从未出现,从舒袖一声不吭地离开,他有的也只是感激。(未完待续)

去老万玉家

○张炜 (连载 69)

辆厢车。

整整一天,舒莞屏都在读书。他独自用餐,那个总管少有问询。饮食少而精致,不同的是随季节变化添了几样时蔬。他对憨儿说:大公一定累了,她该好好休养。憨儿说大公半夜都在读书、办理文案,“听侍卫说,有三位将军于天黑前赶到了这里。”憨儿面色陡然冷肃起来。舒莞屏说:“那一定是关于战事的。”

事后知道,三位将军分别是镇守东部和南部的朱砂滚子万东、小火童陈立,还有从半岛东端返回的猗猗胆刘通。将军们与大公议事,关在屋里两天。卫士们在通向浴室的台阶上打牌,偶有高声惊扰伏案的舒莞屏。这些随将军们到来的男子举止并无收敛,打扮也与行营侍卫不同。两个白天和晚上都未见到大公和总管,他们显然都忙。憨儿对舒莞屏说:“原以为战事会在春末发生,眼下看快了。从东北,就是关东那里渡来一股新军,他们的火器是从毛子那里弄来的,忒厉害。这是官府倚仗的强伍,他们一个月就剿灭了东部一股顽匪,然后就要向西开进了。不过,我们断不会让他们渡河的。”憨儿咬牙攥拳。舒莞屏明白,这边正在运筹的战事,就是怎样拒敌于河东。他对强敌的数量及其他一无所知,只是预感到,要阻遏这支

新军,必将有一场惨烈之战。

第三天一早台阶上的卫士们不见了,将军们回去了。果然,晚餐大公邀舒莞屏一起。在那间宽敞的书房里,有一扇门连接一间餐厅。这是专属于大公的,不大,极为静雅。餐桌是圆的,白色,其余厨柜条几之类也是白色。只有两把高背软椅,可见这里不曾多于两人用餐。大公先到一步,脸上是欣悦的神色。她让舒莞屏坐在小桌对面。除了两个冷碟,还有烤肉和鲜嫩的茭白和奶汤蒲菜。她往两只杯里添了一点淡绿色的果酒。“我们总算可以舒一口气了。一切还好。这里比起沙堡岛还是轻松了许多。”她与他轻轻碰了一下杯子。

舒莞屏觉得大公不像刚刚放下一些烦琐的样子,脸上并无疲惫和忧烦的痕迹,相反倒有些闲适,一如既往地淡雅、温煦和含蓄。她显然不想谈论与时局有关的话题,而是想谈这里的气候和环境,说到了小时候的事情:“我记得有一种火红色的小蜻蜓,哦,洋文怎么说它呢?”“Dragonfly.(蜻蜓。)”“好的,我会记住。奶娘牵住我的手去溪边,我们捉它。最难忘的是月亮天,捉一种葫芦飞蛾,你猜怎样?”舒莞屏看着她。大公伸出食指和拇指,“取一朵葫芦花,那飞蛾会把长喙,就是一根长长的针一样的东西插进蕊里。这时你紧紧

捏住花蒂,飞蛾就像牵线的风筝一样,再也挣不脱了。”

“真是有趣!”舒莞屏想起了自己的奶娘,自上次回舒府见过一面,再无声音。大公说的类似场景,只在西营老院公身边才能经历。那里的牛羊和大马个个健硕,那么多的海棠花和木瓜树:月夜的木瓜树林啊,浓郁的香气啊。那样的夜晚如在眼前。他用力忍住才没有喊出老人的名字。大公将酒饮尽,眼睛在鼓励他。他也只好饮尽。它的劲道只比烈酒差一点。滚烫的液体在胸口那儿洒散。他觉得自己的面颊是红的。“公子你看。”大公突然说了一句,脸向一侧。原来纱帘外面升起了一轮明月。大公撩开帘子,说:“时间真快,今儿个是十四日,明天就是满月了。多好的夜晚。”他们在窗前站了一会儿。

餐后他们在书房饮茶。“在行营再待几日,也可以习练洋文了。我有这样好的专用教习,真是太好了。可惜你收下了一个糟糕的学生。”她笑盈盈看他,牙齿闪着莹光。“大公是最聪颖的呀,只是您实在太忙,没有更多的时间。冷大人赞扬您的发音和超人的记忆力。”她笑了:“冷大人自然会这样说的。”她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,看着窗外,提议去院里走走。(未完待续)



○陈彦 (连载 23)

他们先是吃了团年饭。花如屏做了四凉八热十二个菜,还带着两钵酸辣肚丝汤和漂了鸡蛋饺子的生汆丸子汤,又烫了一壶甘蔗酒。一家人吃得面红耳热,胃袋撑得再也容不下哪怕是一点灌缝隙的汤汁时,温如风就宣布困觉!

三十夜家家讲究火塘不熄。花如屏就给火炉里架了几个老树苑子,燃得堂屋哔哔剥剥一片火红。儿子试了新衣服、揣了压岁钱,也早早睡了。他们收拾了碗筷,反复检查了门户门锁,也躺到了热炕上。

花如屏问他那里咋样了。

他知道是说哪里:“好像肿消完了。”

她就用手电筒伸到被窝里照:“真个消完了。”

他说:“人家县医院的医生还是厉害,你记得那个陈院长说的,赶过年你就能过上正常性生活了。”

她扑哧一笑说:“陈院长怪得很,老爱开玩笑。”

“人家是帮了咱忙的,我一抬去,他就看出脑壳没打坏,但一点都没声张。也是想帮咱申冤哩。”

他说着,好像有了反应,就挠抓起了花如屏的线裤。

“不敢,不敢,再忍忍,过元宵节再说。”

“没事,陈院长说了,一消肿就行。大年三十的,还能没个娱乐。”

“你可要趁摸着。”他就窸摸上去了。

“哎哟!”

“是不是痛?”

“不是痛!”

外面又是铙子和鞭炮的混响声。他说:“你喊,泼性命地喊。今晚啥啥都听不见。”花如屏就爷呀娘呀地喊起来了。

可怜安北斗,这阵儿正撅着屁股,把大炮筒子死死对着温家门口,严阵以待着。“炮口”是从窗户伸出去的,半夜零下十摄氏度左右的寒气,袭击得整个房里都跟室外一样。他是把两床被子裹在身上,还给头上戴了他爹的老火车头帽子,始终处于箭在弦上的引而待发状。

温家彻夜炉火通红,难道还在加班包面不成?孙家折腾得越红火,他就盯得越仔细,单怕那把亮晃晃的铡刀被温如风提出门了。到后半夜时,孙家都悄无声息了,而温家还火光闪闪,这越发让他担惊受怕。他爹见他这样辛苦,半夜还爬起来,说替他看一会儿。爹的眼睛不好使,万一走神,让温如风钻了空子溜出去,那可就是天大的麻烦。他还是坚持自己亲自观测,他爹披上被子陪着。他娘把堂屋的炉火移了些过来,也陪着他们父子熬着。可再大的火,都经不住敞开窗户灌进来的风,后背烤焦了,前胸冻翘了,三人都是裹着被子过大年了。

他娘说:“你这倒是何苦,都以为在镇上当干部拽活(洋气),谁知道你不是抬着人家怀娃娃娘到卫生院刮宫引产,就是年三十夜盯着温存罐。当这样的干部,还不如人家孙铁锤过得囊豁(日子美好)。你看人家是啥势?一村人都到门前吹红火炭。瞧你这干部……让人知道大牙都能笑掉。”

娘还没嘟囔完,他爹就发话了:“公家的事你不懂。年纪轻轻的,不跑些腿,出些力,背些亏,哪能随便就让你把镇长书记当了。帮忙盯一下温存罐有啥?不就是熬点夜、受点风寒的事。书记把任务交给你,那就是器重,可马虎不得,有半点闪失人家就不信任你了。”

安北斗盯得久了,到底还是忍不住要把大炮口对天空照一下。

后半夜没人放炮了,烟雾散去,天上一满是星星在眨眼。他想借这个机会,让爹娘也看看望远镜里的银河系。谁知他爹说:“要看那些没用的东西,干正事要紧。温存罐一旦溜出了水,真给孙铁锤一铡刀,你念的大学、公职就全打了漂。”

他就不得不把大炮筒子又对准了温家磨坊。

这一晚的时间对于安家很慢,对于温家可是有点快。温如风与花如屏折腾两番后,都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的,就呼噜噜睡着了。那铡面刀也被时间和空间都彻底遗忘在了黑暗中。温如风的鼾声不比李逵、鲁达来得优雅精致,一股扯不上来的气口,甚至把花如屏都吓醒来,直替他扑胸胸口。也就在这时,出天星的铙子和炮仗一起炸响起来。花如屏懒洋洋地把大腿朝温如风的肚子上架了架,一来想再睡,二来也欲造成对男人的精神麻痹。温如风却偏是两耳倒竖,有些不耐烦地朝暗处的铡面刀盯了几眼。然后侧耳细听,辨别如此猛烈的总攻声源头。虽然全村都在跟着噼里啪啦地乱放,但零星的就是零星的,唯有一个声音集中而响亮,那就是孙铁锤家一鸣独大。

“小心把驴日的房炸塌了。”

他也是有几挂鞭炮的,本想炸炸晦气,却终是懒得放了。

(未完待续)